

世

纪

风

文

集

SHI JI FENG WEN JI

归来的岁月

郭光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归来的岁月

郭光豹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来的岁月/郭光豹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3
(世纪风文集)

ISBN 7-5059-3067-2

I.归… II.郭…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638 号

书 名	世纪风文集(共 10 册)
主 编	莫文征 李正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86 1/32
字 数	1200 千字
印 张	60.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067-2/I·2321
总 定 价	98.00(共十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金 岱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磨难也是一种财富。这个立论大概可以是不证自明的。然有时我也翻过来想到，似乎磨难也是作家的一种命定，是作家之为作家的天性所导致的一种命定。

戈尔丁在《蝇王》中把艺术家描绘成一个命运多舛的先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艺术家是什么？作家是什么？艺术家、作家是那样一种人，那样一种特别敏锐，分外真诚，像小孩子一样特别勇于说出真话，又像老头儿一样特别固执于自己的所爱所思的那样一种人。

这样的天性是不能不招来磨难的，人类的至大弱点之一就是不愿听真话。当然，磨难给作家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人生体验，生命激情与对世界的洞察，又是作家创作的最伟大的源泉。

所以，在三百六十行中，作家大概是最苦的一行，但有时也是最甜的一行；在物质上它多半是最穷的一行，然而在精神上，却有可能是顶富的一行。

(因为它最善于化苦为甜，变贫为“富”，它会这种“魔术”。)

读郭光豹先生的这些散文，“磨难”与“作家”这两个词儿便不断搅在一起，出现于我的脑海中。

今已年过花甲的郭先生，平生遭遇过几次大的磨难。一次是五十年代，其时郭先生是一青年军人，正做着作家梦，又说过了当作家与做将军一样光荣的话，于是险些成了军队中的胡风分子；再一次是六十年代，郭先生因为说出了“打倒那么多老师是为了给林副统帅上台扫清道路”这样胆大包天的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后又被遣回农村，责令长期劳改。而因这磨难，他祖母病瘫，母亲失明，年轻的妻子先是发疯，后是离世……

这些都是我在郭先生的这本散文集中所读到的。郭先生的磨难当然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磨难中的一种，当然有着那时的客观境况，但显然，与郭先生的天生的诗人禀性也并非没一点关系的，他的敏锐、天真、率直不能不说是他的这些磨难的内在根源。

但是，在“归来的岁月”里，这一切都确实变成了宝藏。也许正是这些磨难，才使这位军事参谋梦成真，才造就了今日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作家。改革开放二十年，也是他超脱苦海二十年，郭先生已出版了二十几本诗集文集了！

很显然，我们看见的是这样一副情景：生命之流

先是被死死地压抑着，长久地压抑着，可突然，它迸发了，喷涌了，迸发和喷涌得分外高扬，分外有力，分外灿烂……它变成了诗的激浪，文的涌流，滚滚地向前奔突而去，再不停歇……

所以，郭光豹先生的诗，在我看来，有一种散文的倾吐感，而他的散文，则有一种诗的求新锐求开敞的味道。无论诗文，都是从那喷涌处而来，携带着喷涌的情势。

当然，眼前的这个文集，已不是那喷涌的初刻所成，它早已变成了汨汨地，平缓地流淌，然从这流淌中，我们仍能看见那喷涌处的力量和不竭……

而在这压抑、喷涌、流淌的漫漫行程中，那位年轻的军事参谋，已经成为了读者的“人生参谋”，那份从郭先生的诗文中显现出来的，从磨难处来，又不断丰富，经过艺术熔铸和学识涵养的人生经验，对于每一个愿与这些作品倾心交谈的读者自己的人生，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即如这本文集中，不管是对于先前磨难生活真切回忆，还是对寻常生活，如过节啦，球赛啦，乃至文坛现象、创作经验的评说引申抒发，都透着作者那份厚重的“人生经验”的闪光点。

我们的文学，曾经是标准的政治工具，后来又似乎成了“纯形式”、“纯娱乐”的代名词，就是最需要言之有物的散文，也似乎越来越在变成语言自己言说

的、无话找话的扯淡，甚至是泼在纸上的宣泄，但我却始终坚持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成为读者的“人生参谋”。

我和郭光豹先生同居一城已久，但却还未曾谋面，这些印象都是从我读他的诗文中来。郭先生嘱我为其大著作序，我便不揣冒昧，将这些浅见写出。

1999年2月7日于华南师大

金岱：1953年出生于南昌，现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中国作协会员，著有《侏儒》、《晕眩》等长篇小说和《右手与左手》等思想随笔多部。

目 次

序	金 岱 1
寻章摘句平常事	1
笔名马姓何其多	5
作家的名字	8
稿费沧桑	11
“人为书累”和“书为人累”	14
闲话赠书	18
小谈编辑改稿	22
刍谈编辑审稿	26
趣 缘	30
序文散议	33
“抄袭”和“一稿双投”	37
青楼题材随想	40
为“要说人话”帮一腔	43
“精神恋土”褒贬谈	46
苦累辨	49
笑谈幽默老烈	52

古今才子代表人物杂话	56
潮安凤廓郭氏源流考	59
五年风云路	61
多姿多彩的现代人生活	63
生活·友情·文采	67
却说“功夫茶”	70
“工夫茶”和“功夫茶”	76
母亲的烟观	79
夏日童心	83
生 命	86
“月亮比烧饼”古今谈	89
命题择婿吟月诗	91
NBA 联想	94
“三无”NBA	98
NBA 球星的性格	101
NBA 绰号拾趣	105
世界杯绰号俯拾	109
军事参谋作家梦	113
冤狱旧事	123
“落实政策”奇谈录	146
感情万岁	160
痛苦的情书	164
触其鳞爪还是汲其神髓	175
直抒胸臆的歌吟	179

斑斓多彩的足迹	182
热浪喧腾听涛声	187
梦境和现实的机智媾合	191
被年轮匆匆碾过的诗河	195
初星, 愿你闪耀得更灿烂	202
热情似火 激情如潮	207
面对芳林诉心音	212
《香飘万里话糟油》点评	218
文戒矫虚	220
诗和世纪末情绪	224
编后随感	作者 228

寻章摘句平常事

少时喜背诵诗词，虽经数十载风雨磨洗，储于脑中的锦章绣句仍历历未忘，以致每在行文之时，词儿句子便活蹦乱跳争先恐后集结于笔尖待命，任由我派遣其合适用场。

五十年代的文风较为朴素，当时流行引用领袖经典语录和革命新词，古典诗词被冷落在一旁。到了六十年代，上头重视秀才，讲究文采，因此，引用诗词之风大盛，再严肃的文章（诸如政治报告、国际评论、大批判和致敬电等），都得引上几句。曾记否？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呀；“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呀……大秀才笔下能够生花，小秀才纸上焉无蓓蕾。加上那种大用特用语录的政治气候，于是，寻章摘句热浪滚滚，上下一派心安理得，还有谁会抛出“抄袭”、“照搬”、“模仿”的帽子。

近来传媒对“抄袭”问题忽然感到兴趣，像“炒”明星那样把报刊版面“炒”得沸沸扬扬，甚嚣

尘上：有的统计出百分比当众曝光，有的诉状法庭索讨赔偿，有的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既紧张，又热闹，这就未免太煞费苦心了。谁都知道，文章一经发表便变为公有，谁都可以借用摘抄，这已是亘古以来的公例，真的没有见过哪位政治家、哲学家和著作家以及他们的后代会因为别人抄摘他们的文章而打起官司来，相反，谁的文章被抄被摘频率越多，其名气将会随之越大。是故勿谈损失也罢，只要不是全文照抄。话又说回来，抄人东西毕竟不宜过限，这个限如何把握？长文较易处理，短诗短文就犯难了。

不举权威例证似不足以说明问题，请翻开《毛主席诗词》吧！人所共知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句，便是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借来。“一唱雄鸡天下白”，同样借自李贺《致酒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斑竹一枝千滴泪”也借自清朝洪昇的“斑竹一枝千点泪，湘江烟雨不知春”之首句。还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乃是从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转换而来。“别梦依稀咒逝川”转换得比较复杂，此句是借张泌《寄人二首》“别梦依依到谢家”的前半句和温庭筠《苏武庙》“空向秋波哭逝川”的后半句然后掺合揉成。“我欲因之梦寥廓”，系取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至于“才饮长沙水，又食武

昌鱼”，则明显见到三国时期江南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影子。“东临碣石有遗篇”和“萧瑟秋风今又是”两句，盖可听到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袅袅余韵。“长岛人歌动地诗”，同样可以听到李商隐的“黄竹歌声动地哀”和鲁迅的“敢有歌吟动地哀”的隐隐回声。

这类现象，并非今日才见，其实古已有之。学人皆知，写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一脍炙人口名句的人是杜甫，殊不知在杜甫还未出生之时李世民已写下了“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之句，只因杜甫诗名太大，后人总把文才记在杜甫账上罢了。还是这位杜甫，在《溪坡行》一诗中写道：“少壮几时奈老何”，也拿自汉武帝的《秋风辞》：“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只筛去一个兮字。再如朱庆余的名诗“洞房昨夜陈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头句前四字就是从岑参的“洞房昨夜春风起”照抄而来。至于大名鼎鼎李清照的“独上兰舟……月满西楼”名句，仍然留有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的痕迹。用“天下文章一大抄”来解释，未免失之于直，还会使古人受到冤屈。那么，用“寻章摘句老雕虫”来解释呢，“老雕虫”虽是李贺自歉自嘲之词，他的本意还是在树立一个老读书人如何一辈子把精力消磨在文词上那种敬业精神的灿烂形象，但仍有贬义之嫌。思索再三，还是把它理

解为“寻章摘句平常事”吧。

写作人之间原本就应该多点恕道包涵，多点优雅雅量。写作这一行当已够苦够累了，相互之间如有磕碰，消遏怒郁，心平气静，调解调解，高卧加餐。这样，彼此不就可以活得更加轻松一些了吗？

1997年9月30日于广州

（发表于《羊城晚报》，《作家文摘》全文转载）

笔名马姓何其多

翻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立马发现一个很有趣很巧妙的现象，就是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的笔名，喜欢采用马字作姓氏。

抗日战争时期已负盛名的袁水拍，出版过一部代表作《马凡陀山歌》，当年，“马凡陀”这个名字震天价响，殊不知它乃是袁水拍的笔名。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郭小川，以才气、激情和多产蜚声诗坛，可是，较少人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杂文家，在建国前后，他和战友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思想杂谈”短文，在读者中真真正正产生过“轰动效应”。“文革”中因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而构成冤案，惨遭政治迫害赍恨逝世的才子邓拓，有谁知道他的笔名也取马姓，叫“马南邨”。

在马姓知名作家的行列里，除马识途、马少波、马作揖、马萧萧、马健翎、马丽华、马合省等人原本就姓马外，不少均系笔名。写过《吕梁英雄传》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而名播遐迩的马烽，原

名孔华联；写过《开不败的花朵》等名作而扬名于世的马加，原名白晓光；写过《胡风传》等作品的马蹄疾，原名陈宗棠；还有马宁原名黄震村、马达原名胡昌五、马子华原名钟波……这类雅人雅例，多得不胜枚举。

秋斋寂寞，偶在聊茶中谈及这一发现，莫料话题竟会引起友人们的一阵兴致，遂各抒心见，各发奇思，我静听细琢，觉得虽是各为一家之言，然而，都能各成其理。

一种说法，自二十世纪初始，中国人纷纷信仰马列，热血青年把马克思视为偶像，以能成为马氏家庭中的一员领时代风骚为荣耀进步，一百年后，给新世纪留下的是一个鲜明而斑驳的岁月彩印。一种说法，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劫难重重，灵魂长期处于压抑扭曲状态，忧心随时随地因语言行为不慎会被扣上怀才不遇的帽子，故常于青灯明月之前悄然自诩良马呼唤伯乐，于是，历史保存着这一珍重的心灵的写照。一种说法，鲁迅有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孟德有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牛骥本同皂，发扬甘当老黄牛和像老骥一样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当时革命人的铮铮志气和旦旦誓言。一种说法，中国知识分子有个优良宝贵的传统，就是尽量做到无傲气而有傲

骨，既不轻易也不喜欢拍人家的马屁，同时很厌恶别人来拍自己的马屁，是故，起个“马”字为笔名，当含有自嘲自况和警惕之意蕴，于幽默诙谐之中宣泄出一点苦涩的心声。

好多用马字取笔名的前辈作家已成为古人，再也无奈无法得到他的亲口印证；健在马氏作家散居各地，也委实难以向他们一一发函或一一造府以求准实。惟愿这篇调侃性质的小文能成为泥砖一块，引出无瑕无疵的美玉。“知君有高见，请寄美文来”，这不是在替编辑组约稿吧，哟，僭越了。

1996年春于广州

（发表于《今晚报》，香港《文汇报》转载）